

离婚

老舍



离 婚

未 舍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一 年 · 北 京

出版说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是作者在一九三三年间写的作品；内容以旧时北平为背景，写出了一群小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，揭露了旧社会反动统治下所谓“衙门”是如何腐败不堪。于一九三三年八月，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。后经改订，于一九四七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，书前刊有作者的《新序》。一九六三年重新出版时，曾由作者亲加校订，并略作删改；《新序》未录入。今据此版本重新印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81年1月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韩羽

离 婚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4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8 $\frac{3}{8}$ 插页 7

1963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1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34,001—144,000

书号 10019·1731 定价 0.72 元

第 一

—

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。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；他的“大哥”味儿就这么足。

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：作媒人和反对离婚。在他的眼中，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，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。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？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秤。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，脸上有几个麻子；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，说话有点结巴，或是眼睛有点近视。在天秤上，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，上等婚姻。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，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，马上进行双方——假如有必要——交换像片，只许成功，不准失败。

自然张大哥的天秤不能就这么简单。年龄，长像，家道，性格，八字，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；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！因此，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，他只派

张大嫂去道喜，他自己决不去参观婚礼——看着伤心。这决不是出于嫉妒，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，即使过得去，也不是上等婚姻；在张大哥的天秤上是沒有半点将就凑合的。

离婚，据张大哥看，沒有别的原因，完全因为媒人的天秤不准。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，速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沒有。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不打不爱，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，和离婚还差着一万多里地，远得很呢。

至于自由结婚，哼，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——根本沒有上过天秤。这类的喜事，連张大嫂也不去致贺，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——虽然写的与輓联不同，也差不很多。

介绍婚姻是創造，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評。张大哥虽然沒这么明說，可是确有这番意思。媒人的天秤不准是离婚的主因，所以打算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必須从新用他的天秤估量一回，細細加以分析，然后設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碼，便能一天云雾散，沒事一大堆，家庭免于离散，律师只得干瞪眼——张大哥的朋友中沒有挂律师牌子的。只有創造家配批評艺术，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。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，进而为要到法厅去的夫妇的調停者；及至言归于好之后，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，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，一辈子感謝不尽。这样，他由批評者的地位仍回到創造家的宝

座上去。

大叔和大哥最适宜作媒人。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。“张大哥来了，”这一声出去，无论在哪个家庭里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。没儿没女的家庭——除了有丧事——见不着他的足迹。他来过一次，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，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。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。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，即使婚事无望，可是每来一次，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。

二

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，自幼便出经入史，似乎也读过《结婚的爱》。他必须读书，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。他长着一对阴阳眼，左眼的上皮特别长，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；右眼没有特色，一向是照常办公。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。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，都要经过这半闭的左目筛过一番——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。这样，无论读什么，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；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，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。

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。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，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。凡事经小筛子一筛，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；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，

而要平地摔跟头的。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。他的衣裳，帽子，手套，烟斗，手杖，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，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。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，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車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，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。

“听张大哥的，沒錯！”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說的。彩汽車里另放一座小轎，是张大哥的发明。用彩汽車迎娶，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。不过，大姑娘一辈子沒坐过花轎，大小是个缺点。况且坐汽車須在門外下車，閑杂人等不干不淨的都等着看新人，也不合体統，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。汽車里另放小轎，沒有再好的办法，张大哥的主意。汽車到了門口，拍，四个人搬出一頂轎屨！閑杂人等只有干瞪眼；除非自己去結婚，无从看見新娘子的面目。这順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，一种暗示。只有一次，在夏天，新娘子是由轎屨倒出来的，因为已经热昏过去。所以現在就是在秋天，彩汽車上頂总备好两个电扇，还是张大哥的发明；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

三

假如人人有个滿意的妻子，世界上决不会鬧“共产”。张大哥深信此理。革命青年一結婚，便会老实起来，是个事实，张大哥于此点頗有证据。因此，在他的眼中，凡是

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紅点，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，必定与婚事有关，而馬上应当設法解决。不然，非出事不可！

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，一定大有文章。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灵，又告訴他吃一丸清瘟解毒。无效，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。张大哥給他定了脉案——婚姻問題。

老李是乡下人。据张大哥看，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老。天津，汉口，上海，連巴黎，伦敦，都算在內，通通是乡下。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，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測。最远的旅行，他出过永定門。可是他晓得九江出磁，苏杭出綢緞，青島是在山东，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鋪。他没看見过海，也不希望看。世界的中心是北平。所以老李是乡下人，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。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別表同情；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，乡間的媒人，正如山村里的医生，是不会十分高明的。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。

他們二位都在財政所作事。老李的學問与資格，凭良心說，都比张大哥强。可是他們坐在一处，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，老李还够不上个小書記員。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儿談心，一定会說出极动人的言語，而老李見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。老李是光緒末年那拨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們中的一位。說不上来为什么那

样不起眼。张大哥在沒剪去髮辮的时候，看着几乎像张助那么有福气；剪髮以后，头上稍微抹了点生髮油，至不济像个銀行经理。老李，在另一方面，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轉，好像里面絮着二斤滾成蛋的碎棉花。刚刮淨的脸，会仿佛順着刀子冒槐子水，又涩又暗。他递给人家带官銜的——財政所第二科科員——名片，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，才敢承认这是事实。他要是說他学过銀行和经济学，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，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銀行和经济学的地方。

其实老李并不丑；細高身量，寬眉大眼，嘴稍过大一些，一嘴整齐白健的牙。但是，他不順眼。無論在什么环境之下，他使人觉得不舒服。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，所以事事特別小心，結果是更显着慌張。人家要是給他倒上茶来，他必定要立起来，双手去接，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，而且燙了自己的手。赶紧掏出手絹给人家擦抹，好順手碰人家鼻子一下。然后，他一語不发，直到憋急了，抓起帽子就走，一气不定跑到哪里去。

作起事来，他可是非常的細心。因此受累是他的事；見上司，出外差，分私錢，升官，一概沒有他的份儿。公事以外，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。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。不过，設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，他能渾身一麻，站起就走，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。

至于张大哥呢，长长的脸，并不驴脸瓜搭，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，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。高鼻子，阴阳眼，大耳唇，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泰的人。打扮得也体面：藏青哔叽袍，花驼绒里，青素缎坎肩，襟前有个小袋，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，向来没沾过墨水；有时候拿出来，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。提着濰县漆的金箍手杖，杖尖永没挨过地。抽着英国银星烟斗，一边吸一边用法蓝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。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，上刻着篆字姓名。袍子里面不穿小褂，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，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。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，于是钱包，图章盒——永远不能离身，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——金表，全有了安放的地方，而且不易被小辫给扒了去。放假的日子，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像匣，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像。

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，特别是灵巧的小玩艺。中原公司，商务印书馆，吴彩霞南绣店，亨得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，他比谁也记得准确。可是，他不买外国货。不买外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；谁骂卖国贼，张大哥总有参加一齐骂的资格。

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。哪一界的事情，他都知道。哪一部的小官，他都作过。哪一党的职员，他都认识；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。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，他老有事作；而且一进到个机关

里，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。新同事只須提起一个人，不論是科长，司长，还是書記員，他便閉死了左眼，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藍烟，誠意的听着。等人家說完，他睜开左眼，低声的說：“他呀，我給他作过媒。”从此，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了来了位活神仙，月下老人的轉身。从此，张大哥是一边办公，一边办婚事；多数的日子是沒公事可办，而沒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設計与经营。而且婚事越忙，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。“以婚治国，”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說。給他来的电话比誰的也多，而工友并不討厌他。特别是青年工友，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員大哥，准可以娶上个老婆，也許丑一点，可是两个箱子，四个匣子的賠送，早就在媒人的天秤上放好。

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別好，因为同事的老李“有意”离婚。

四

“老李，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飯。”张大哥請客无須問人家有工夫沒有，而是干脆的命令着；可是命令得那么亲热，使你覺得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說有工夫。

老李在什么也沒說之中答应了。或者該說张大哥沒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。等着老李回答一个問題是需要時間的，只要有人問他一件事，無論什么事，他就好像

電話局司機生同時接到了好幾個要碼的，非等到逐漸把該刪去的觀念刪淨，他無法答對。你抽冷子問他今天天氣好，他能把幼年上學忘帶了書包也想起來。因此，他是比別人想得精密，也不易忘記了事。

“早點去，老李。家常便飯，為是談一談。就說五點半吧？”張大哥不好命令到底，把末一句改為商問。

“好吧，”老李把事才聽明白。“別多弄菜！”這句說得好似極端反對人家請他吃飯，雖然原意是要客氣一些。

老李確是喜歡有人請他去談談。把該說的話都細細預備了一番；他准知道張大哥要問他什麼。只要他聽明白了，或是看透言語中的暗示，他的思想是細膩的。

整五點半，敲門。其實老李十分鐘以前就到了，可是在胡同里轉了兩三個圈；他要是相信恪守時刻有益處，他便不但不來遲，也不早到，這才徹底。

張大哥還沒回來。張大嫂知道老李來吃飯，把他讓進去。張大哥是不能夠——不是不願意——嚴守時刻的。一天遇上三個人情，兩個放定，碰巧還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孀去看嫁妝，守時間是不可能的。老李曉得這個，所以不怪張大哥。可是，對張大嫂說什麼呢？沒預備和她談話！

大嫂除了不是男人，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。張大哥知道的，大嫂也知道。大哥是媒人，她便是副媒人。語氣，連長像，都有點像張大哥，除了身量矮一些。有時候她看

着像张大哥的姐姐，有时候像姑姑，及至她一說話，你才敢决定她是张太太。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調門。大哥一抿嘴，大嫂的唇已张开；大哥出了声，她已把窗戶紙震得直动。大嫂子沒有阴阳眼，长得挺俏式，剪了髮，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，因为脑后沒小髻，心中觉着失去平衡。

“坐下，坐下，老李！”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。“大哥馬上就回来。咱們回头吃羊肉鍋子，我去切肉。这里有的是茶，瓜子，点心，你自己张罗自己，不客气。把大衣脫了。”她把客人的話也附帶着說了，笑了两声，忽然止住，走出去。

老李始終沒找到一句适当的話，大嫂已经走出去。心里舒坦了些。把大衣脫下来，找了半天地方，結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。坐下，沒敢动大嫂的点心，只拿起一个瓜子在手指間捻着玩。正是初冬天气，屋中已安好洋炉，可是還沒生火，老李的手心出了汗。到朋友家去，他的汗比話来得方便的多。有时候因看朋友，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。

以天气說，還沒有吃火鍋的必要。但是迎时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。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鍋，打卤面，年糕，皮袍，风鏡，放爆竹等等都要作个先知先觉。“趣味”是比“必要”更文明的。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，虽然树叶還沒很摆动，张大哥戴上了风鏡。哪怕是天上有二尺

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，张大哥放下手杖，换上小伞。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“前期”火锅，与气象预告的小伞，相合。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。水仙已出了芽。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，赶到新年再买些花窖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瓏。留声机片，老李偷着翻了翻，都是新近出来的。不只是京戏，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——为小姐们预备的。应有尽有，补足了迎时当令。地上铺着地毯，椅子是老式硬木的——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；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浅粉桃花的地毯，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，是不古朴秀雅的。

老李有点羡慕——几乎近于嫉妒——张大哥。因为羡慕张大哥，进而佩服张大嫂。她去切羊肉，是的，张大哥不用僕人；遇到家中事忙，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僕。僕人不怕，而且有时候欢迎，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；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，而真懂行。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，得，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；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。没有僕人能在张宅作长久的。张大哥并非不公，不体恤；正是因为公道体恤，僕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。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。老李不能不佩服她。可是，想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微微的摇头了。不对！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。只有张大哥——常识的结晶，活物价表——才

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，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，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，一点使女子地位降低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。张大嫂可怜！

五

张大哥回来了。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，腋下夹着个大包袱。不等放下这些，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。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，永远用左手，不直着与人交握，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，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。

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，来回翻了翻手，然后，没办法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早来了吧？坐，坐下！我就是一天瞎忙，无事忙。坐下。有茶没有？”

老李忙着坐下，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，没说出什么来。张大哥接着说：“我去把东西交给她，”头向厨房那边点着。“就来；喝茶，别客气！”

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，老李想。什么呢？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？拿着纸包上厨房，这好像和“生命”，“真理”，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。纸包，瞎忙，厨房，都显着平庸老实，至好也不过和手纸，被子，一样的味道。可是，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，他也许不反对。

火光，肉味，小猫喵喵的叫。也许这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誰知道！

“老李，”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儿，“今几个这点羊肉，你吃吧，敢保说好。连滷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。我就是吃一口，没别的毛病。我告诉你，老李，男子吃口得味的，女人穿件好衣裳，哈哈，”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。

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。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买新的，而是使到半路就买个新的来；新旧替换着用，能多用些日子。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，更不喜欢完全旧的。不堪再用的烟斗，当劈柴烧有味，换洋火人家不要，真使他想不出办法来。

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，还是不笑好；刚要张嘴，觉得不好意思，舐了舐嘴唇。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，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。

是的，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，哪怕是吃饺子呢，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。肚子饱了，再提婚事，有了这两样，天下没法不太平。

六

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。老

李向来沒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飯。舒服，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生命观，肚子里有油水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間，生命的中心。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湯——漂着一层油星和綠香菜叶，好像是一碗想像的，有詩意的，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——給冲得滑膩，言語就像要由滑車往下滾似的。

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閉上了，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。

张大嫂作菜，端茶，让客人，添湯，換筷子——老李吃高了兴，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——自己挑肥的吃，夸奖自己的手艺，同时并举。作得漂亮，吃得也漂亮。大家吃完，她馬上就都搬运了走，好像长着好几只手，无影无形的替她收拾一切。設若她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，老李几乎以为她是个女神仙。

张大哥給老李一只呂宋烟，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；为透着客气，用嘴吸燃，而后在手指中夹着，专預备弹烟灰。张大哥点上烟斗，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，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，仿佛是。

“老李，”张大哥叼着烟斗，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，与一些笑意，笑的紋縷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。

老李預备好了，嘴中的滑車已加了油。

他的嘴唇动了。

张大哥把剛收住的笑紋又放松，到了眼角的附近。